

梁
昆著

宋詩派別論



梁

昆著

宋詩派別論

東昇出版事業公司印行

③ 東昇要籍選刊

宋詩派別論

著者：梁

昆

出版者：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三五號

發行所：東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龍泉街卅七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五二一五一

電話：三九一四九七九・三九二六一〇六

定價 精裝新台幣 一四〇元

平裝新台幣 一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

目錄

一	分派法之商榷	一
二	香山派	六
三	晚唐派	一二
四	西崑派	二〇
五	昌黎派	三二
六	荆公派	四二
七	東坡派	五二
八	江西派	六三
九	四靈派	一〇九
一〇	江湖派	一一六

一一	理學派·····	一二七
一二	晚宋派·····	一三四
一三	各派之源流表·····	一四一

一 分派法之商榷

詩之有派別始於宋。欲論宋詩，不可不知其派別。蓋一派有一派之方法，一派有一派之習

尚，一派有一派之長短，一派有一派之宗主。凡派別同者，其詩之方法同，習尚同，長短同，宗主同；苟不知其派別之異，徒執其一，以概其餘，曰宋詩云云，宋詩云乎哉？元明以來，論宋詩者，多失於不分派別，如四溟詩話曰：『或涉議論，而失於宋體；』藝圃攷餘曰：『議論高處，逗宋詩之徑；』皆以議論爲宋詩之病；殊不知宋詩中，惟昌黎體、東坡體、荆公體始有是病，若西崑派、四靈派、江湖派皆不得概謂之病於議論。滄浪詩話曰：『本朝尚理而病於意，』何大復漢魏詩序曰：『宋詩言理，』皆以說理爲宋詩之病；殊不知宋詩中，亦惟道學體、昌黎體、荆公體、始有是病，若西崑派、四靈派、江湖派亦皆不得概謂之病於說理。圍爐詩話曰：『宋以來詩多傷淺薄，』然若西崑派者，得謂之淺薄乎？白華詩說曰：『宋人多不講音韻，所以大遜於唐，』然若西崑派、江西派、荆公體是宋詩中講音韻之尤者，得謂宋人多不講音韻耶？戴酒園詩

話曰：『宋初詩人全學晚唐，』然宋初固有學白居易、學李玉谿者也。養一齋詩話曰：『宋人鍊字之法，力求峭健，多拗曲不明；』然江西派外，其作法如此者，亦惟昌黎體耳。由此觀之，欲研究宋詩，而不先明其派別者，未可也。

宋詩之派別如何？歷來論者或詳或略，或是或否，若合考參取，刊其冗贅，一其稱謂，則庶乎有當！

(一) 清宋犖漫堂說詩：『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；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諸君，多學杜、韓，王安石稍後，亦學杜韓；神宗時，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；又黃與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；庭堅別開江西詩派，爲江西初祖；南渡後，陸游學杜蘇，號爲大宗；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，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；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，專攻晚唐五言。』案宋氏所分，計(一)西崑，(二)杜韓，(三)蘇氏，(四)江西，(五)杜蘇，(六)江湖，(七)四靈七體，而杜韓體，杜蘇體之名，嫌於含混，不可用也。

(二) 清全祖望宋詩紀事序：『宋詩之始也，楊劉諸公最著，所謂西崑體者也。慶曆以後，歐蘇梅王數公出，而宋詩一變。涪翁以崛奇之調，力追草堂，所謂江西詩派者，而宋詩又一變。建炎以後，東夫之瘦硬，誠齋之生澁，放翁之輕圓，石湖之精緻，四壁俱開；乃永嘉徐趙諸公，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，則四靈派也，而宋詩又一變。嘉定以降，江湖小集盛行，多四靈之徒也。及宋亡，而方謝之徒，相率爲迫苦之音，而宋詩又一變。』案全氏所論宋詩共四變，而爲派者凡

六：卽（一）西崑，（二）慶曆，（三）江西，（四）建炎，（五）四靈，（六）方謝之徒。雖言及江湖小集盛行，而斷以多四靈之徒，似尙無派之意。

（三）清汪槐堂題宋百家詩存後：『西崑沿五季，遺俗尙忸怩，能事王黃州，訓辭亦深厚；繼之梅歐陽，燦耀光列宿；髯蘇一代豪，落筆巨鯨叩；同時濂洛賢，風雅振先後，紛紛遞述作，南渡格變又；渭南富天才，崇臺九成構，楊監與蕭尤，下視匹蓬鬻；石湖頗排異，簡齋劇孤秀；汐社多變壞，噍殺出泉竇；獨愛晞髮人，九歌可馳驟，變體雙井翁，造語獨矯揉；江西詩派圖，幾輩尙墨守；九僧格律粗，四靈篇幅瘦，江湖諸小集，肴核分飮餽。』案汪氏分宋詩爲：（一）西崑，（二）王黃州，（三）梅歐，（四）髯蘇，（五）濂洛，（六）陸楊蕭尤范陳，（七）汐社，（八）九僧，（九）江西，（十）四靈，（十一）江湖，十一體，而以陸楊蕭尤范陳合爲一體，最龐雜不可從。

（四）四庫提要：『王禹偁初學白居易，楊億等倡西崑體，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，蘇軾黃庭堅益出新意，南渡以後，擊壤一派參錯流行，至於四靈江湖二派，遂弊極不復。』案提要分宋詩爲（一）白體，（二）西崑，（三）歐梅，（四）蘇黃，（五）擊壤，（六）四靈，（七）江湖七體，然以蘇黃同體者，非也。

（五）元戴表元序洪潛甫詩集：『汴梁諸公，其博瞻者謂之義山，豁達者謂之樂天，宣城梅聖俞出，一變而爲沖淡，豫章黃魯直出，又一變而爲雄厚，邇來百年間，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

目，一變而爲清圓。『案戴氏分宋詩爲：（一）義山，（二）樂天，（三）聖俞，（四）魯直，（五）四靈五體。』

（六）元袁桷書湯西樓詩後：『自西崑體盛，裝績組錯，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，窮極幽隱，而詩有三宗焉。夫律正不拘，語腴意贍者，爲臨川之宗；氣盛而力夸，窮抉變化，浩浩焉澹海之碣石也，爲眉山之宗。神清骨爽，聲振金石，有穿雲裂石之勢，爲江西之宗。二宗爲盛，惟臨川莫有繼者。於是唐聲絕矣。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，其發爲聲詩，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，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。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，而唐聲漸復。』案袁氏分宋詩爲七派：（一）西崑，（二）梅歐，（三）臨川，（四）眉山，（五）江西，（六）道學，（七）四靈而別臨川爲一體乃其特見。

（七）元方回序羅壽可詩：『宋刻五代舊習，詩有白體、崑體、晚唐體，白體如李昉、徐鉉、徐鉉、王禹偁、王漢謀；崑體則楊億、劉筠、西崑集傳世，宋郊、宋祁、張詠、錢惟演、丁謂皆是；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，寇準、魯三交、林和靖、魏野、魏閑、潘閬、趙湘之徒。歐陽修出焉，一變爲太白昌黎之詩，蘇子美二難相爲韻頡，梅堯臣則唐體之出類者也，蘇軾踵歐陽公而起，王安石備衆體，精絕句，五言或三謝，獨黃雙井專尙少陵，惟呂居仁克肖，天下詩人北面矣，立爲江西派。陳簡齋、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，乾淳以來，尤范楊陸蕭其尤也。道學宗師，於文無所不能，詩其餘事，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；又有一朱熹，嘉定而降，稍厭江西，永嘉四靈，

復爲九僧舊晚唐體，日淺日下；然有餘杭二趙，復爲上饒二泉，典型未泯。』案方氏分宋詩爲十體：

(一) 白體，(二) 崑體，(三) 晚唐，(四) 歐陽，(五) 梅堯臣，(六) 蘇軾，(七) 王安石，(八) 江西，(九) 道學，(十) 四靈，就中於白體崑體晚唐體序述最爲分明，而將呂陳曾三公尤楊范陸蕭五公及二趙二泉之脈絡，隱約析爲江西之三期，尤屬可取，惟以歐梅別爲二體，未爲允當。

(八) 滄浪詩話：『國初之詩，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陽公學韓退之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，至東坡山谷始以己意爲詩，山谷用功尤爲深刻，其後法席盛行，稱爲江西派，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，江湖詩人多效其體。』案嚴氏分宋詩共八派：(一) 王黃州，(二) 西崑，(三) 盛文肅，(四) 歐陽公，(五) 梅聖俞，(六) 東坡，(七) 江西，(八) 四靈，就中盛文肅學韋蘇州說，爲其他論者所無，然盛公作品不傳矣，而歐梅之別爲二體，則與方同病。

爰酌八說，考其實際，取學白樂天者謂之香山體，取宋初學姚賈者，謂之晚唐體，取與歐陽修詩氣味同者，謂之昌黎體，取與王安石詩氣味同者謂之荆公體，取與蘇軾詩氣味同者謂之東坡體，取以李商隱詩爲準者謂之西崑派，取以杜黃詩爲準者謂之江西派，取南宋時以姚賈詩爲準者謂之四靈派，取在江湖小集中者謂之江湖派，共九體，而取道學家者謂之道學體，取宋亡節士者謂之晚宋體，附後，蓋以道學詩體非詩家正統，晚宋詩家非純宋時人也。更次以時代，而詳論其各派之源流長短宗主棄捨方法習尚等，庶幾有裨於研究宋詩者。

二 香山派

五代擾攘五十餘年，詩道零落，作者只沿襲唐人，不遑改創，雖西蜀、南唐，堪稱晏定，然偏處一方，無能爲力；及宋告一統，息武修文，而倉卒之間，號稱詩家者，不過五代舊臣，惟直接沿襲五代舊習，間接沿襲唐人而已；滄浪詩話謂：『國初之詩，尙沿襲唐人，』葉燮原詩謂：『宋初襲唐人之舊，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。』是也。

【小傳】（一）徐鉉字鼎臣，廣陵人，仕南唐。爲翰林學士，歸宋官散騎常侍，世稱徐騎省，有騎省集。在江東時與韓熙載齊名，號韓徐，以文章議論稱。鉉及弟鍔又俱精小學，鉉詩皆率意而成，自造精極，具有元和風律，故流易有餘，深警不足。香祖筆記曰：『徐常侍詩文都雅，有唐代承平之風；』其詩如寒食成判官垂訪曰：『常年寒食在京華，今歲清明在海涯；遠巷踏歌深夜月，隔牆吹管數枝花。鴛鴦得路音塵闊，鴻雁分飛道里賒，不是多情成二十，斷無人解訪貧家。』卒年七十五。（梁貞明元年九一六——淳化二年九九一。）

(二) 李昉，字明遠，深州饒陽人，漢乾祐中進士，周顯德中仕至翰林，宋太祖在周朝，已知其名，及即位，用以爲相，太宗遇昉亦厚，數知貢舉，卒謚文正，晚年嘗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，有二李唱和集，詩格相類。昉詩甚平夷雅正，不求奇險瑰麗，爲得香山之體；如禁林春值曰：『疎簾搖曳日輝輝，直閣深嚴半掩扉，一院有花春晝永，八方無事詔書稀；樹頭百囀鸞鶯語，梁上新來燕燕飛，豈合此身居此地。妨賢尸祿自知非。』臺閣之作，最易典麗富瞻，而公獨不然。享年七十二。（後唐同光三年九二五——至道二年九九六。）

(三) 王禹偁，字元之，鉅野人，太平興國八年進士，官至知制誥，貶黃州，徙蘄州卒。著述頗富，今惟存小畜集三十卷，外集七卷。其詩古雅淡簡，如其爲人。太宗嘗稱爲當日文章獨步，盛名之下，可以想見。彥周詩話曰：『本朝王元之詩可重，大氏語迫切而意雍容。』藝概曰：『王元之詩，五代以來，未有其安雅。』載酒園詩話曰：『王禹偁秀韵天成，雖學白樂天，得其清不得其俗。』皆美元之者。石洲詩話曰：『小畜集五言學杜，七言學白，皆一望平弱。』此不足於元之者。宋詩啜醢集雪帆曰：『元之詩長篇，於歐蘇間似伯仲，其七律則清深警秀，神韵當在元和大歷間，非元祐諸人所能及也。』此則分體而論贊元之詩者。稱心而言：平弱固是元之一短，而清雅實亦元之一長，古體雖未能媲美歐蘇，然律體風趣高長，誠或在元祐諸人之上，如遊虎丘寺詩曰：『寺牆圍着碧孱顏，曾是當年海湧山，盡把好峯藏院裏，不教幽景落人間；劍池草色經冬在，石座苔花自古斑，珍重晉朝吾祖宅，一回來此便忘還。』享年四十八。（周顯德元

年九五四——咸平四年一〇〇一。）

(四) 王奇字漢謀，贛縣人，爲縣掾吏，後遊京師，眞宗聞其名，特許殿試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大約太宗眞宗時（九七六——一〇二二）人。方虛谷稱其詩學樂天，江西詩徵中輯存奇詩數首，如旅中有感曰：『澤國來遊豈厭重，羈孤懷感自無窮，雁聲不到歌樓上，秋色偏欺客路中；宿寺夢回蓮葉雨，渡江衣冷荻花風；誰憐未得青雲志，琴劍年年西復東！』

(五) 徐鍇字楚金，鉉之弟，仕江左，至中書舍人，亦能詩，方虛谷謂其學白樂天，惜所作皆不存，無由斷其是否。惟寬夫詩史云：『徐鍇年十餘歲，羣從游宴，賦詩，令爲秋詞，援筆立成。』其詩曰：『井梧紛墮砌，塞雁遠橫空，雨久苔莓紫，霜濃薜荔紅。』可見其幼年敏捷。享年五十五。（梁貞明六年九二〇——開寶七年九七四。）

【宗主】五代詩人有宗白樂天體者，此派卽其遺裔，胡元瑞詩藪曰宋初諸子多祖樂天，如李昉學白樂天，青廂雜記云：『昉詩務淺切，效白樂天體；』徐鉉學白樂天，臧奎律髓曰：『鼎臣詩有白樂天之風，』王禹偁詩學白樂天，禹偁示子詩曰：『本與樂天爲後進，敢期子美是前身，』自注云：『予自謫居時，多取白公詩，時時玩之，』諸人中以王元之生最晚，而詩名最高，堪爲此派之首，徐鉉李昉曾仕事五代，復爲宋官，於禹偁可云前輩；禹偁之學樂天，蓋受徐李諸公之影響。寬夫詩話曰：『國朝初沿襲五代之餘，士大夫皆宗白樂天，王黃州主盟一時。』然自禹偁歿後，此派亦絕。

【習尚】樂天詩派既學樂天，則樂天習尚，卽樂天詩派之習尚。樂天作詩，好言人所能知者以求易，墨客揮犀：『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，問曰解否？曰，解，則錄之；不解，則又復易之。』樂天作詩，又好人所欲言者以求平，甌北詩話：『元白詩尚坦易，務言人所共欲言。』坦猶平也，然則樂天詩派之習尚，亦爲平與易矣。平者衆人所共欲言，謂詩之意平；易者衆人所共能知。謂詩之辭易。意既平，辭既易，則其爲詩必非艱深幽奧，故樂天詩不押險韻，不用奇字，不加琢飾，不作矯情，不苦思慮，而樂天詩派，亦絕不見險韻奇字雕琢矯情苦思之跡；蓋苦思矯情雕飾奇字險韻，乃樂天詩派所摒棄而不爲者也。

【批評】樂天在唐時，本欲矯排昇鏤琢之弊，故標平易二義，然病善相兼，不可爲諱。樂天詩派既學樂天，故樂天病卽樂天詩派之病，樂天善卽樂天詩派之善，考樂天詩有七病：（一）曰語滑，姚鼐序今體詩抄曰：『香山有滑俗之病，』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如王元之登高：『節近登高忽嘆嗟，經年憔悴別京華，二車何處搔蓬鬢，九日山川見菊花，夢裏榮衰安足道，眼前杯酒且須除，商于鄒魯雖迢遞，大底携家卽是家。』末句尤滑。（二）曰詞衍，（三）曰意盡，（四）曰字俗，（五）曰文淺，歲寒堂詩話曰：『白太傅詩，但其詞傷於太煩，意傷於太盡，遂成冗長卑陋耳。』夫煩者是病衍，盡者是病意無餘而太露，卑者是傷俗，陋者是傷淺也；樂天詩派亦有此諸病，如徐鉉除夜：『寒燈耿耿漏遲遲，送故迎新了不欺，往事并隨殘曆日，春風寧識舊容儀，預慙歲酒難先飲，更對鄉讎羨小兒，吟罷明朝贈知己，便須題作去年詩。』了不欺三字衍，

尾二句亦衍也。如王元之放言：『誰信人間是與非，進須行道退忘機，卦逢大壯抵羊困，鄉入無何蛺蝶飛，澤畔衣裳蘭作佩，山中生計竹爲扉，飢腸已共夷齊約，一曲高歌去采薇。』直瀉而下，尾二句意盡也。如王元之寄傅翔：『聽說魚臺景最奇，鮑參軍到語多時，天晴綠野懸魚網，木脫空城露酒旗，擲鮮錦鱗紅撥刺，雪翻白鷺寒攔旂，仍誇縣尹風騷客，應有秋來唱和詩。』首句聽說二字尤俗也。如徐鉉送荆司錄歸京：『早年聞有荆先生，二十餘年道不行，抵掌曾論天下事，折腰猶悟俗人情，老還上國歡娛少，貧聚歸資結束輕，遷客臨流倍惆悵，冷風黃葉滿山城。』首二句極淺薄。（六）曰作率，詩鏡曰：『遣意鑄詞，元修白率。』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徐鉉之言曰：『文速則意思敏壯，緩則體勢疎慢，』可以想見；如王元之中元夜仙泉寺留題：『祭廟回來略問禪，辭牆莎井碧山泉，風疏遠磬秋開講，水響寒車夜救田，藍綬有香花茵萼，竹窗無寐月嬋娟，自慚政術貽枯旱，忍臥松陰漱石泉。』律詩而重兩泉字韻，失檢之極，苟非率意而成，焉能若是。（七）曰氣弱，寬夫詩話曰：『司空圖善論前人詩，如謂「元白爲力倥氣孱，乃都會之豪估，」一切中其病。』氣孱卽氣弱，樂天詩派亦有此病，如徐鉉遊山南諸寺：『便返城闔尙未甘，更從山北到山南，花枝似雪春雖半，桂魄如眉日始三，松蓋遮門寒黯黯，柳絲妨路翠氍毹，登臨莫怪偏留戀，遊宦多年事事諳。』通首無氣勢，三四兩句尤弱也。又考樂天詩有三善：（一）明易，（二）自然，詩鏡曰：『白詩情到語流，無粧點之病；』情到語流是其明易，無粧點之病是其自然，樂天詩派亦有此善，如徐鉉寄南郵陳郎中：『故人相別動經年，候館相逢倍慘然，顧我

飲冰難輟棹，感君扶病爲開筵。河灣水淺翹秋鷺，柳岸風微噪暮蟬。欲識酒醒魂斷處，謝公亭畔客亭前。』毫無深奧語，甚明易也。如王元之題張處士溪居：『雲裏寒溪竹裏橋，野人居處絕塵囂，病來芳草生漁艇，睡起殘花落酒瓢，閑把道書尋晚徑，爲愛盤飧有藥苗。』通首無琢鏤之跡，三四兩句尤爲自然。（三）曰眞實，詩鏡曰：『白樂天詩淺，淺能眞；』卽美其眞實也。樂天詩派亦有此善，如徐鉉貶官秦州出城作：『浮名浮利信悠悠，四海干戈痛主憂，三諫不從爲逐客，一身無累似虛舟，滿朝權貴皆曾忤，繞郭林泉已遍遊，惟有戀思終不改，半程猶自望城樓。』脫口道出肺腑語，而無扭捏僞飾狀，是眞實也。王徐李諸公詩如所舉例者，實屬甚多。

至於樂天詩派流行年代，自宋太祖建隆元年，（九六〇）迄王元之卒眞宗咸平四年，（一〇〇一）約四十一年，然自太宗雍熙以後，（九八〇）晚唐詩派突興，樂天詩派亦未能獨霸四十一年間也。

三 晚唐派

宋開國三十餘年後，樂天詩派雖正流行，而另有一派出與對峙者，卽晚唐詩派；晚唐詩派盛於太宗眞宗朝，彼時著名詩家，竟不約同趨，而諸家非隱士卽僧人，顯者綦少，甚足怪也。

【小傳】（一）魏野，字仲先，蜀人，居陝州。陝州本唐詩人姚合之鄉，野號草堂居士，平生不論貴賤，皆以白衣紗帽見，出則跨白驢，好彈琴賦詩，有警句：『數聲離岸櫓，幾點別州山』得名，眞宗召之，閉戶踰垣而遁，終身不仕，卒贈著作郎，當世顯人多與之遊，寇萊公每加前席，服膺其人與詩，身後詩名雖不及林逋，當日聲價，實在其上；遼使至宋，曾求其全集，則野之詩名已傳播至北夷矣。玉壺野史：『魏野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，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！』後村詩話：『魏野詩皆逼姚、賈而少誦之者，』娛書堂詩話：『魏仲先詩沖淡閑逸，前輩稱其佳句甚多，』四庫提要：『野詩尙仍五代舊格，未能及林逋之超詣，而胸次不俗，無齷齪凡鄙之氣，』參觀四說，可得其實。所著東觀集十卷，今存。其詩如書友人屋壁：『達人輕祿位，居處